

质朴感人的乡村叙事

生动真切的时代履迹

# 土地 神

贺享雍 著



▲ 重庆出版社

# 土地神

山区农村一个复杂而鲜活的村官的故事

*TUDISHEN*

贺享雍 著

重庆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土地神/贺享雍著.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

ISBN 7-5366-7333-7

I.土… II.贺…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97628 号

## 土 地 神

贺享雍 著

---

责任编辑 罗玉平

封面设计 晋 卿

技术设计 费晓瑜

---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625

字数 230 千 插页 2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 000

---

ISBN 7-5366-7333-7/I·1263

定价: 22.00 元

# 《土地神》：乡村的政治经济学与 隐蔽的权力经验(代序)

向 荣

现代文学关于乡村中国的书写和想像，经历了近百年的艺术探索。文学的乡村与历史的乡村彼此互为镜像，大体上沿着写实主义的美学路线一路辉煌，也一路坎坷地走进了一个值得憧憬的新世纪。从乡土文学史的主流谱系来看，文学的乡村与现实的乡村之间，一直以来都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紧张关系——尤其是在现代性问题认知和阐释上，有一种显而易见的裂缝与落差，文学不但因此表达了它对乡村的现代性焦虑，文学还缘此裂缝与落差建构起它对历史乡村和现实乡村在美学上的批判范式。所以，批判主义地书写乡村往往要比抒情主义地书写乡村，在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和文化语境中，更容易获得“政治正确性”。这种“政治正确性”尽管更多地派生于“五四”以来文学关于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想像，因而会受到后现代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解构与质疑，但是，一旦我们返回到乡村中国的现实层面，返回到乡村生活中农民现实的生存境遇，乡土文学的批判精神和关于现代性的文化想像，其“政治正确”的合理性仍然就是不言自明的东西——迄今为止，它还像幽灵一样徘徊在那儿，徘徊在穷乡僻壤的广阔天地中。

代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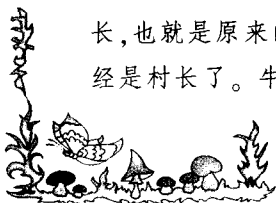


贺享雍是四川乡土文学传统的当代传人,二十多年来,他一如既往、孜孜不倦地从事着寂寞的乡村叙事写作。他在乡村的成长经历使他的乡村叙事既饱满又结实,洋溢着四川东部乡村的味道和气息,有一种可以触摸的亲历性和置身其中的现场感;与此同时,他在县城的生活经验与人事历练,又使他获得了另一种文化视域和知识话语,从而使他与乡村渐渐地拉开了认知距离。这种认知距离在他书写乡村故事时,极有可能转化成文学的批判精神,如果还要加上他对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史知识的学习心得与认同,这就足以使他的乡村叙事很自然地被纳入到乡土文学的批判主义叙事传统中去,成为四川主流乡土小说的文学传人。另一方面,贺享雍直面现实的乡村叙事,自然还蕴含着对乡土文学叙事传统的拓展和发现,这种拓展与发现也为源远流长的乡土小说提供了一份值得考量的艺术经验。

读过贺享雍最近完成的长篇小说《土地神》后,我对蕴含其中的价值取向与艺术经验确有诸多感悟,因此就想在此书正式出版之际,写出我的感悟和分析。

## 1. 故事:一个村官的政治成长史

《土地神》讲述了一个村官的政治成长史。故事的主角叫牛二,牛二是牛家湾的一个普通村民。故事开始时,他当上了清理财务的村民代表。故事讲到中间部分,牛二受村长胡龙的赏识当了村民组长,也就是原来的生产队长。当故事发展到小说的下部时,牛二已经是村长了。牛二当了村长后,他对自己作为一村之长的权力,有



土地神

一种源自乡土经验的认知——村长就是一村之王，在村长所辖区域内，他就可以为所欲为。所以，不论是当组长还是当村长，牛二作为一个不及芝麻大小的乡官，其权力运作的事务无非公私两类，其一是以权谋私，准确些说，是以权泄欲，拿牛二的话来说就是“偷婆娘”；其二是以权谋事，在他以权泄欲的同时也实实在在地给村民做了一些该做的事情，用近乎野蛮的方式维护了村民的利益，并因此险些丢掉乌纱帽。

将牛二的政治成长史也就是权力兴衰史作为一个文学个案，从类似知识考古学的层面去做一些分析是一件饶有意味的工作。牛二为官从政的心理动机粗俗得令人咋舌，一句话，就是为了“偷婆娘”。在牛二那里，性欲是权欲的最初动力和最终目的，而权欲不过是实现性欲的有效手段和工具，权力是武器，女人才是真正的理想和目的，要想占有老婆之外的更多女人，当村官是最现实也是最有成效的一种选择和路径。牛二做官后的艳情经历，也从经验层面证实了他对于性欲和权欲关系的政治想像，提高了来说，这种经验也建构了我们关于乡村政治经济学的知识和理念，揭示了乡村政治的弗洛伊德式的隐蔽脸孔。

很显然，牛二的政治动机和政治理想是卑俗和渺小的，但贺享雍的叙事却又生动流畅令人信服地描述了这种卑俗和渺小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性使我们有理由认为牛二跟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没有任何关系，牛二的权力想像和权力知识是地地道道的乡土经验，是从乡村的土地上长出来的并与人的血肉之躯相连的经验主义知识，它不仅有丰富的文化人类学意义，还因此有一种人性的深度和人格的厚度。

村官虽然小如芥末，但在乡村的政治生活中，村官有权统理着



方圆数里内上千余人的大小事务。牛二的政治导师，原来的村长胡龙深谙作为村官的权力真经，他从其圆熟的从政经历中提取出一套相当经典的乡村权力的政治经济学版本，总结了村官在政治、经济、社会身份乃至“偷婆娘”等各个方面的比较优势，并将这种非文本的乡土政治经济学手把手地传给了他的接班人牛二。牛二得了真传，在他后来争夺权力和经营权力的政治实践之中，不但活学活用而且立竿见影。这其中，牛二的权力运作方式，也就是执政手段，是十分耐人寻味的，大有深意蕴藏其中。为了方便，我把牛二的执政方法和手段概括成“蛮力游戏”，以利进一步分析。

所谓权力运作的“蛮力游戏”，说到底很简单，就是使用暴力或准暴力或软暴力或类暴力的种种形式，诸如：吵架、斗殴、持械、围困、拦截乃至自戕等方法，来达到其目的。其成亦蛮力，反过来，其败亦在蛮力。牛二玩“蛮力游戏”的权术，还可分成个人行为与集体行为两种形式。个人行为方式——比如牛二为了当上队长所表演的两口子打架的政治秀，为了得到乡村小学十五万元的排危资金牛二在县长办公室跳楼自杀迫使县长立即签字的方式；集体行为方式——有牛二率领众村民组长以械斗相逼催收欠税的事件，也有牛二为捍卫村民在征地上的正当经济利益，率领乡民倒地拦截推土机的事例，等等。所有这些被牛二自称为“日妈理论”的“蛮力游戏”，以粗暴的方式显示了权力在乡村社会中特殊力量，虽然横蛮粗野却又实用有效，这就说明了一个既浅显也深刻的道理，在乡村的政治生活中，权力往往同蛮力绑在一起，可以说是雌雄同体的一种事物，并因此成为乡村政治一种引人关注的点。《土地神》不仅只是陈述了权力的蛮力形式，作家还企图去探寻蛮力有效和实用的心理机制与社会基础，这里面多多少少地暗示了“以暴制暴”



的前现代阴影,还有袭用老谱的可能性。

如此老而且新的话题,自然又扯谈上了挥之不去的现代性问题。

## 2. 意义:乡村的现代性与反现代性

现代性与反现代性之间相生相随的关系,一直是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和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大主题。中国的历史经验表明,现代性同反现代性的矛盾冲突时常在文化和制度层面上表现得更为突出一些。类似的经验和主题,在小说故事的发生地——穷乡僻壤的牛家湾也可以寻觅到不少蛛丝马迹。当然,这些迹象的存在也就同时表明,即便是偏远的穷乡僻壤,现代性还是挡不住从前门闯进来了。

牛家湾的现代性落到实处,大体上就衍生生成两个新事物,一个是村民自治的民主进程,是制度层面的现代性;另一个是电视的影响力,是文化的现代性。抽象些说,牛家湾的现代性也可以浓缩成几个关键词,即:民主理财、民选村长、养情人(牛二的情妇纠正牛二说,“偷婆娘”应当改成“养情人”,因为电视里面的城市人都是这样说)、签合同等等。

现在我们姑且拈小说的一二情节作为个案来分析牛家湾的现代性是如何被“消解”的。先说“民主理财”——牛二当上村民理财代表时,豪气干云,也想有番作为。待到清账开始,村长胡龙略施小计,用增加补助另加一块腊肉等手段“温暖”了牛二,结果就在所谓“清理”和“监督”之中蒙混过关,民主理财也就不了了之了。到了民





选村长时,胡龙一心想要亲信牛二来接班,为此,他对牛二面授机宜,设计在村民大会上搞臭原村长“李好人”的形象,使牛二从中获得了村民的公信力,与此同时,他又叫牛二在村民中选亲信做耳目,以便在他的话语暗示下选举牛二当村长。如此这般周密的安排和设计,“民选村长”的现代性事实上被当权者胡龙利用和操控,变成一场被掏空了内核的选举秀,使所谓“民主选举”和平地演变成“胡龙选牛二”。胡龙在总结这场选举经验时很得意地说,“海选”不过是换汤不换药,他还用时髦的政治话语说这就叫“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由此可见,利用“换汤不换药”的方式颠覆和消解“现代性”,是乡村反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乡村中的前现代势力和既得利益者都可能利用现代性的游戏规则,合法地谋取不合理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而当现代性只空留一个外壳时,乡村现代性的脆弱自然也就从中凸现出来。

小说作者在书写乡村的反现代性时,做了一种叙事努力,他试图在叙事中探寻当下乡村反现代性的文化传统与心理结构,尝试用乡村传统政治的“历史记忆”来做出一种诠释。不过,由于这种诠释在叙事中戏剧化成分过多,同时也还存在着观念大于形象的症候,因而看上去便显得有些符号化了。

倒是牛二这个人物形象,相当“诡异”地传达了乡村现代性与反现代性问题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如前所述,牛二作为村官的所作所为,基本上前现代或者说非现代的,尤其是他那种“蛮力”化的权力方式,其反现代性色彩更是显而易见。但悖谬之处就在于:牛二正是通过使用一些非现代性的手段和方式,做成了一些符合现代性正义原则和公理原则的事情。比如他以跳楼自杀要挟从县长那里拿到了乡村小学的排危资金,使学生重新回到教室上课;更令



人震动的是，他面对地方权力与资本结盟的社会势力在征地上对他施加的压力拒不妥协，而当象征资本势力的推土机在地方权力的支撑下碾进牛家湾的土地时，牛二挺身而出率领众村民以血肉之躯拦截巨大的推土机，最终以近乎暴力的方式有效地表达了弱势群体的利益要求，勇敢地捍卫了全体村民的合法权益，从而确保了大家的经济利益。

牛二是无赖也是英雄，牛二的全部复杂性和暧昧性其实也就是乡村中国现代性经验的复杂性和暧昧性。扩大些说，类似的复杂性和暧昧性也是历史实践中的一种中国经验，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或者说弱势群体的利益要求无从表达，使得前现代的传统以及反现代性的力量都可能乘虚而入，获得其生存与表现的空间。

所以，牛二的生存困境其实也是我们的生存困境。

### 3. 艺术：极简主义的乡村叙事

我从主题和语义两个层面对《土地神》所做的上述分析，当然不是想用知识的考古来遮蔽甚至取代贺享雍在小说上的艺术追求。同他过去发表的几部长篇乡土小说相比，《土地神》在叙事艺术上显然加大了探索的力度，出示了一些极具艺术价值的叙事经验，自然，也还有可供商榷的地方。

《土地神》在叙事艺术上最为突出的特征，是那种相当简约的叙事策略。这种叙事策略落在小说结构和叙事节奏两个主要的方面。《土地神》的叙事结构既朴实又单纯，完全是经典的清晰流畅的线性结构，有时候，你甚至会认为它采取的线性结构简单得有些



过分了,就像一条没有任何支流的语言大河,清清楚楚一往无前,明明白白了无障碍。这样的结构同现代小说在结构上追求对位和复调的美学原则,无论如何是相悖的。但用在《土地神》的叙事中,这种单纯的线性结构不仅能够卓有成效地服务于小说在人物设计上的单数原则(即一个主角),而且能够流畅自如地推动情节,使情节的展开进入到一种舒缓利落的叙事节奏中去,从而就给读者提供了一种舒服的阅读快感,二十多万字的小说大可一气呵成地看下去,轻轻松松无羁无绊。为了保证这种流畅无碍的叙事结构在阅读上出彩,作者在叙事节奏的掌控上也用功很深,小说情节和场景的转换与推进类似电影叙事里的镜头切换手法,而语气助词“就”字的运用,则有如电影中的“淡变”技巧,使场景的转换过渡得既贴切又自然,于不经意处获得一种奇妙的叙事推动力,如此一来,小说的叙事艺术和形式美感也自然地凸显出来了。

如果再做进一步推敲,就可以发现这种“类童话结构”的极简主义叙事策略,还有一种神奇的修辞功能——它使小说的故事和经验在艺术的简约形式中得到了提升,使原来的地方性经验,或多或少地超越了地域的背景和空间,成为一种非地方性的乡村公共经验,换句话说,就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乡村经验。我不能确定贺享雍在写作时是否预设了这样的美学目标,但他的小说叙事实实在在地包含了这种美学功用。指认并且辨析这种叙事意图和叙事智能,我认为相当必要,因为对地方乡土经验的提升和超越,对传统的四川乡土文学来说,无疑是重大的艺术突围,其意义不可低估。传统的四川乡土文学一直以来都推崇“方志意识”,强化乡土文学的地方性,以至于在许多时候,“地方性经验”已然成为乡村叙事的美学法则,如此美学法则在文学史上无疑会有一席之地,其意义

· 8 ·



土地神

也必然经典。但久而袭之，四川乡土文学的地方性美学原则事实上也造成了乡土文学的局限性，使四川乡土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类型化的乡土小说，由此一来，乡土文学的文学意义必然会小于它的文化学或社会学意义。

作为一个来自乡村的作家，贺享雍对乡土语言的热爱是不言而喻的，他过去的作品中，大多使用了十分地道的川东农村的方言土语，在方言的叙事和运用上走得比四川乡土小说的前辈大师们还要远。一方面，如此极致的方言运用确实激活了地域中的乡村经验，使那些土里巴叽的方言在小说的规定情境中发出了一种奇妙的声音，如果读者是川籍人士，他就会感同身受地领悟其中三昧；而另一方面，对众多非川籍读者来说，如此地道的方言无疑抬高了阅读门槛，甚至可能无法有趣地进入阅读——方言在此成了不折不扣的文字障碍。与此同时，也在无形中削弱了小说在叙事上提升地方性经验的艺术倾向，此时，方言变成盾牌，悄然地挡住了小说那支想要超越地域意识的飞矢，而我们的美学遗憾也就油然而生了。（经与作者商量，出版社在语言的运用上进行了加工，使更能普及化，自然也就少了一些味。）

一些年前，米兰·昆德拉在他的著作《小说的艺术》中，对现代小说的新艺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着力倡导一种“彻底简洁的新艺术”，这种“新艺术”既要包容现代世界中存在的复杂性，又不能失去结构上的清晰性，其要求是“始终直入事物的心脏”（《小说的艺术》，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8月版第84页）。贺享雍的新作《土地神》，当然不是照搬米氏理论的结果，但在叙事内涵与叙事风格上，《土地神》应该说比较接近米氏“新艺术”的叙事要义，确有一种融复杂于简约中的美学力量，时不时地，小说的叙事之矛就戳开



故事的经验外壳,直接而反讽地切入了乡村事物的心脏,就我们当下乡村的存在境遇,说出了只有小说才能说出来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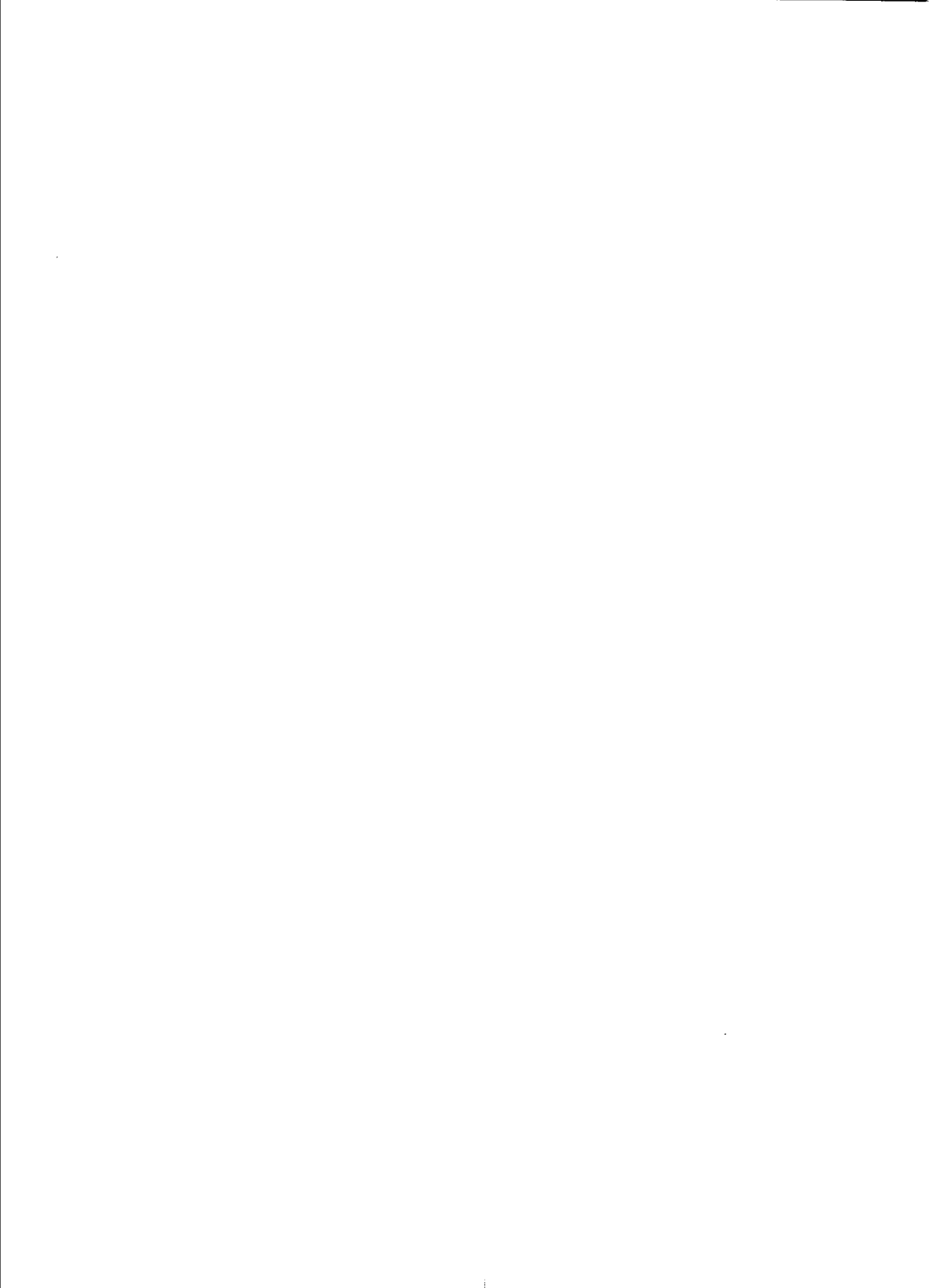
《土地神》也因此成为一部可以震动我们内心的好小说。

· 10 ·



上

部





## 第一章



牛二被牛家湾村民小组选为了村民代表，将代表全组八十多户家庭、四百多口人，参加由五位村民代表组成的财务清理小组，清查村里的财务。

牛二感到很自豪。

牛二一自豪，就觉得十分亢奋，心里痒痒的像有毛毛虫在爬，总想发泄点什么。

牛二回到家里，看见老婆田桂花正在阶沿上剁猪草。老婆穿一件从地摊上买来的廉价短袖衫，和身子贴得很紧，一对乳房像加了发酵粉一样，今天翘得特别高，胀得特别大，如两只汤碗扣在胸脯上，随着猪草刀的一起一落而颤动，就要掉下来的样子。牛二看见老婆这对晃动的奶子，觉得婆娘这会儿特别风骚。牛二不懂得城里





人说的“性感”这个词，在城市大街上，凡是看见袒胸露背、蜂腰肥臀加胸脯前挺的女人，他一律把这女人说成“风骚”或“骚货”，并产生一些下意识的想法。牛二现在看见女人也很“风骚”，也就有了下意识的想法，这种想法又很快带动裤裆中那个物件立了起来。

牛二想发泄发泄的念头更强烈了。

牛二就朝斜对面的二叔家看了看。

二叔不是亲二叔，是堂叔，也是牛家湾这个村民组的组长。牛二能够当上村民代表，当然是和二叔分不开的。二叔开完会可能下地去了，门关着，院子里很清静，一只芦花公鸡带着一群母鸡在地下刨食，很趾高气扬的样子。刨着刨着，芦花公鸡扇了扇翅膀，就跳到了一只母鸡背上，母鸡微微趴了下来，一副任公鸡蹂躏的样子。

牛二也就想像那只公鸡样，马上趴到女人身上，于是几步蹿上阶沿，从后面抱住女人，两只手按住女人的奶子，好像真的害怕女人的乳房会掉下来摔烂。

女人两手沾满了水，在牛二的手背上打了一下：你疯了呀，大白天的！

又说：缸里没水了，还不利索点去挑水，动手动脚的，也不怕别人看见笑话。

牛二不但没有松手，反而像是揉面团一样在女人奶子上揉搓起来。又附在女人耳朵旁边说了一句什么。

女人的脸立即红得像地坝边那一缕晚霞，艳丽得有些色情。

但女人还是没动，一边扭动身子一边佯装生气地对牛二说：大白天的，又不是畜牲！

牛二开始把女人往屋里抱：嘿嘿，弄自己的婆娘，难道还……还要选日子？



土地庙